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唐書卷一百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武李賈白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頴川郡王載德子也博學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圖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平一居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丐終制

不見聽景龍二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時天子暗柔不君韋后烝亂外戚盛平一重斥語即自請抑母黨上言去歲熒惑入羽林太白再經天太陽虧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響詩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陛下天性孝愛戚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侯朱輪華轂過許史梁鄧遠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時不再來榮難久藉昔永淳之後王室多難先聖從權故臣

家以宗子竊祿疏封今上聖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僭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顧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帝慰勉不許遷考功員外郎于時太平安樂公主各立黨相根毁親貴離閱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因上書曰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遽而難治刑政乖舛四肢疾也

親權猜間心腹患也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是知親族以輯睦為義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和内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欵膏脣之伍茍輸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囁頭媼宦之側故過從絶猜嫌構親愛乖黨與生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悉召近親貴人㑹宴内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若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陛下之命帝美其忠切卒不用初崔日用

自言明左氏春秋諸侯官族宅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
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時崔湜張說素
知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日用曰魯三桓
鄭七穆奈何答曰慶父叔牙季友桓三子也孟孫至彘
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然及
二子子孔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七穆子罕子駟子
良子國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座驚服平一問日用曰公
言齊桓公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

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曰吾不知君能知乎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後宴兩儀殿帝命后兄光禄少卿嬰監酒嬰滑稽敏給詔學士嘲之嬰能抗數人酒酣胡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淺穢因倨肆欲奪司農少卿宋廷瑜賜魚平一上書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於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

胡樂施于聲律本備四夷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侶陳滅有玉樹後庭花趨數驁僻皆亡國之音夫禮慊而不進即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凡胡樂備四夷外一皆罷遣況兩儀承慶殿者陛下受朝聽訟之所比大饗羣臣不容以倡優媟狎虧汙邦典若聽政之暇苟玩耳目自當奏之後廷可也

不納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平一見寵中宗時雖宴豫嘗因詩頌規誡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故被謫既謫而名不衰開元末卒孫元衡儒衡别傳

李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工屬文中書令薛元超曰是子且有海内名第進士茂才異等累調萬年尉長安三年詔雍州長史薛季昶選部吏才中御史者季昶以乂聞擢監察御史劾奏無避景龍初葉静能怙勢乂條其姦中宗不納遷中書舍人修文舘學士帝

遣使江南發在所庫貲以贖生又上疏以為江南魚鼈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既而府庫之財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歲廣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貲減方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乂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等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黄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顧李乂不可耳諫罷

金仙玉眞二觀帝雖不從優容之太平公主干政欲引乂自附乂深自拒絶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薦爲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權畏乂明切也未幾除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黄門監謚曰貞遺令薄葬毋還鄉里乂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葬日蘇頲畢構馬懷素往祖之哭曰非公爲慟而誰慟歟乂事兄尚一尚貞孝謹甚又俱以文章自名弟兄同爲一集號李氏花萼集又所著甚多尚一終清源尉尚貞博州刺史

賈曾河南洛陽人父言忠貌魁梧事母以孝聞補萬年主簿護役蓬萊宫或短其苛髙宗廷詰辯列詳諦帝異之擢監察御史方事遼東奉使稟軍餉還奏上山川道里并陳髙麗可破狀帝問諸將材否對曰李勣舊臣陛下所自悉龎同善雖非闘將而持軍嚴薛仁貴票勇冠軍髙偘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性沉毅雖忌前有統御才然夙夜小心亡身憂國莫逮於勣者帝然所許衆亦以為知言累轉吏部員外郎李敬玄兼尚書言忠尚氣及

主選不能下貶邵州司馬失武懿宗意下獄幾死左除建州司户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為吏部員外郎玄宗為太子遴選官僚以曾為舍人太子數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曰作樂崇德以和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而女樂不與其間昔魯用孔子幾霸戎有由余而彊齊秦遺以女樂故孔子行由余出奔良以治容哇咬蠱心喪志聖賢疾之最甚殿下渇賢之美未彰好伎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啟誦嗣堯舜之烈也餘閑宴私

後廷伎樂古亦有之猶當祕隱不以示人況閲之所司明示羣臣哉顧下令屏倡優女子諸使者採召一切罷止太子手令嘉答俄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徙諫議大夫知制誥天子親郊有司議不設皇地祇位曾請合享天地如古制并從祀等坐睿宗詔宰相禮官議皆如曾請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文辭稱時號蘇賈後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

州刺史遷禮部侍郎卒子至

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當譔册既進豪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兹命册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以流人使自効至諫曰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

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陜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丘張廵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孤矢絶倫劒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捨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後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陜

孚㝷縣令能不㝷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帝詔羣臣議太子太師韋見素文部郎中崔器等皆以為法者天地大典王者不敢專也帝王不擅殺而小人得擅殺者是權過人主開元以前無敢專殺尊朝廷也今有之是弱國家也太宗定天下陛下復鴻業則去榮非至德罪人乃貞觀罪人也其罪祖宗所不赦陛下可易之耶詔可蒲州刺史以河東瀕賊徹傳城廬舍五千室不使賊得保聚民大擾

詔遣至慰安官助營完蒲人乃安坐小法貶岳州司馬
寶應初召復故官遷尚書左丞楊綰建請依古制縣令
舉孝廉于刺史刺史升天子禮部詔有司參議多是綰
言至議以為自晉後衣冠遷徙人多僑處因緣官族所
在占籍令鄉舉取人未盡請廣學校增國子博士員十
道大州得置大學館詔博士領之召置生徒使保桑梓
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更附至議轉禮
部侍郎待制集賢院大歷初徙兵部累封信都縣伯進

京兆尹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

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馬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

李正己之叛說刺史李洧自歸累擢襄州别駕居易敏

悟絶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

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絶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

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

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四年
天子以旱甚下詔有所蠲貸振除災沴居易見詔節未
詳即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宫人憲
宗頗采納是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人内禁中或言普
寧公主取以獻皆頔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
得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
居易言徵任宰相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
陛下猶宜以賢者子孫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

帝從之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
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按鍔誅求百計不恤彫瘵所
得財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
下得所獻與宰相諸節度私計曰誰不如鍔爭裒割生
人以求所欲與之則綱紀大壞不與則有厚薄事一失
不可復追是時孫璹以禁衛勞擢鳳翔節度使張奉國
定徐州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為帝言宜罷璹
進奉國以諫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閿鄉獄更三赦

不得原又奏言父死縶其子夫久繫妻嫁債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詒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每征伐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始以中人為都監韓全義討淮西賈良國監之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之且與天下兵未有以中人專統領者神策既不置行營節度即承璀為制將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是實都統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後世且傳中人為制將自陛下始陛下忍受此

名哉且劉濟等洎諸將必耻受承璀節制心有不樂無以立功此乃資承宗之姦挫諸將之鋭帝不聽既而兵老不決居易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為計空得一縣即辟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疆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

固與奪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重烝誰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狃于役脱奔逃相動諸軍必揺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偵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强弱費之多少彼一知之乘虛入寇渠能救首尾哉兵連事生何故蔑有四也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秖可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兵遂罷後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

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歲滿當遷帝以資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明年以母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是時盜殺武元衡京都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刷朝廷耻以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俄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不可用出為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上言不宜

治郡追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生死

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為司門員外郎以

主客郎中知制誥穆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曰唐

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烏生深林獸在

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蟲魚各遂其生民野君

朝亦克用寧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

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誡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

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懼上心既悟為之輟畋降及

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歔替從容璟趨以出鴿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俄轉中書舍人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遺五百縑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乃取其財誼不忍方諭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貲竭矣詔聽辭餉是時河朔復亂合諸道兵出討遷延無功賊取弓高絶糧道深州圍益急居易上言兵多則難用將衆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

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薄賊開弓高糧道合下博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且光顏久將有威名度為人忠勇可當一面無若二人者於是天子荒縱宰相才下賞罰失所宜坐視賊無能為居易雖進忠不見聽乃匄外遷為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

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久之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復拜蘇州刺史病免文宗立以祕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險利乘之更相奪移進退毀譽若旦暮然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斥乃移病還東都除太子賓客分司踰年即拜河南尹復以賓客分司開成初起為同州刺史不拜以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贈尚

書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遺命薄葬毋請謚居易被遇
憲宗時事無不言湔剔抉摩多見聽可然為當路所忌
遂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
蹇益不合居官輒病去遂無立功名意與弟行簡從祖
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
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
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旼鄭據劉眞
盧眞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繪

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鷄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偽者相輒能辯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敏中為相請謚有司曰文後履道第卒為佛寺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賛曰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

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来所未有其自叙言
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謂
之感傷其它為雜律又譏世人所愛惟雜律詩彼所重
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閑適思澹而辭迂以質合
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
非莊士雅人所為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
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
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

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行簡字知退擢進士辟盧坦劔南東川府罷與居易自忠州入朝授左拾遺累遷主客員外郎代韋詞判度支按進郎中長慶時振武營田使賀拔志歲終結課最詔行簡閱實發其妄志懼自刺不殊行簡敏而有辭後學所慕尚寶歷二年卒
敏中字用晦少孤承學諸兄長慶初第進士辟義成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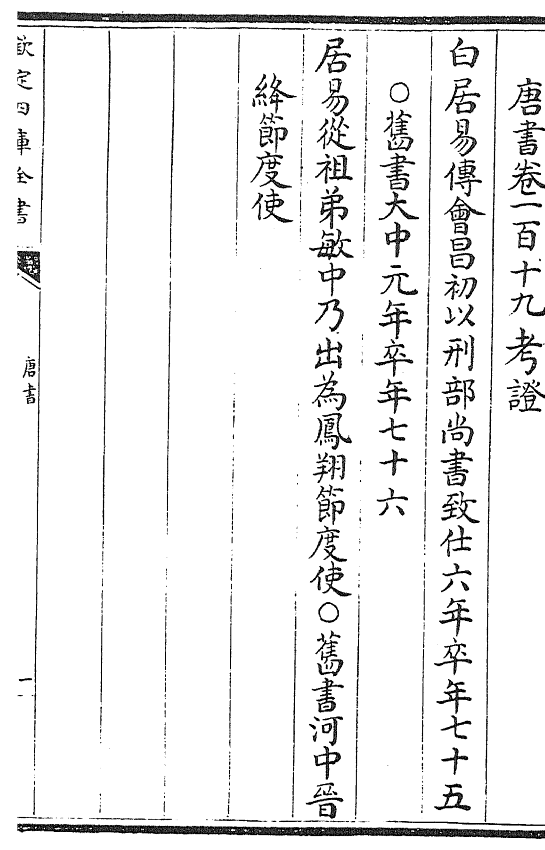
度使李聽府聽一見許其遠到遷右拾遺改殿中侍御史為符澈邠寧副使澈卒以能政聞御史中丞高元裕薦為侍御史再轉左司員外郎武宗雅聞居易名欲召用之是時居易足病廢宰相李德裕言其衰苶不任事即薦敏中文詞類其兄而有器識即日知制誥召入翰林為學士進承旨宣宗立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德裕貶敏中抵之甚力議者訾惡德裕著書亦言惟以怨報德為不可測蓋斥

敏中云歷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欲專任患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言宜得大臣鎮撫天子嚮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初帝愛萬壽公主欲下嫁士人時鄭顥擢進士第有閥閱敏中以克選顥與盧氏婚將授室而罷銜之敏中自以居外畏顥讒白訴于帝帝曰朕知久矣若用顥言庸相任耶顧左右取書一函發視悉顥所上敏中乃安及行帝御安福樓以

餞頒璽書諭慰賜通天帶衛以神策兵開府辟士禮如
裴度討淮西時次寧州諸將已破羌賊敏中即說諭其
衆皆願棄兵為業乃自南山並河按屯堡回繞千里又
規蕭關通靈威路使為耕戰具踰年檢校司徒徙劍南
西川增騾軍完創關壁治蜀五年有勞加兼太子太師
徙荆南懿宗立名拜司徒門下侍郎還平章事數月足
病不任謁固求避位不許中使者勞問俾對别殿毋拜
右補闕王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

不三刻安暇論天下事願聽其請無使有持寵曠貴之譏書聞帝怒斥譜陽翟令給事中鄭公輿申救不聽譜者侍中珪之遠裔未幾加敏中中書令自裴度以勲德居而敏中以恩澤進咸通二年南蠻擾邊召敏中入議許挾扶升殿固求免乃出為鳳翔節度使三奏願歸守墳墓除東都留守不敢拜許以太傅致仕詔書未至卒册贈太尉博士曹鄴責其病不堅退且逐諫臣舉怙威肆行謚曰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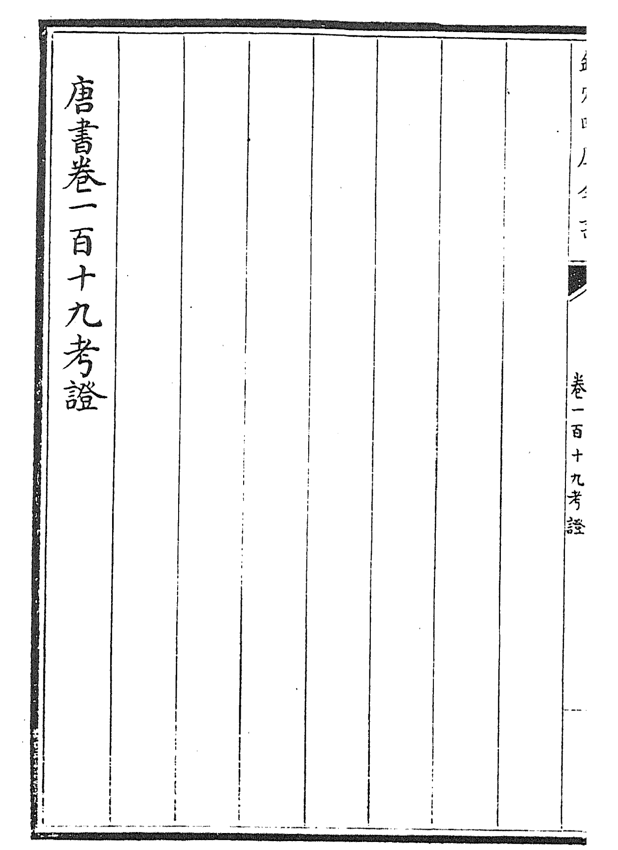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十九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白居易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五○舊書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

居易從祖弟敏中乃出爲鳳翔節度使○舊書河中晉絳節度使



唐書卷一百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五

五王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遷司衛主簿狄仁傑曰君之才當自光大毋卹于初厚為禮尋擢監察御史遷累中丞長安中為司刑少卿張昌宗引

妖人迎占言計不軌宋璟請窮治其姦武后以昌宗嘗自歸不許彦範諫曰昌宗謬横恩蓖禍心億測天命皇神降怒自擿其咎推原厥情蓋防事暴之日得引首以免未敗則候時為逆此凶詭之臣營惑聖心既自歸露而尚與妖人祈福禳解則果於必成初無悔意今而宥之誠恐昌宗自謂應運天下浩然從之父在子稱尊為逆子君在臣圖位為逆臣逆而不誅社稷懼亡請付三司考治不納時内史李嶠等屢奏往為酷吏破家者請

皆宥雪依違未從彦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嘗曰大理人命所縣不可便辭詭合以自免張柬之將誅易之等引與定策於是以彦範敬暉為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時中宗每北門起居因得謁陳祕計神龍元年正月彦範暉率羽林兵與將軍李湛李多祚楊元琰薛思行等千騎五百人討賊令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至玄武門彦範等斬關入士皆鼓譟時武后處迎仙宮之集仙殿斬

易之等廡下后聞變而起見中宗曰乃汝耶豎子誅可
還宮彥範進曰太子今不可以歸往天皇棄羣臣以愛
子託陛下今久居東宮羣臣思天皇之德不血刃清內
難此天意人事歸李氏臣等謹奉天意惟陛下傳位萬
世不絶天下之幸后乃卧不復言明日中宗復位以彥
範為侍中封譙郡公賜實封五百户上書戒帝曰詩以
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之興
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末嬉魯桓滅

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預
聞政事臣愚謂古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亡身傾輈繼
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
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
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為重令皇后
無居正殿干外朝深居宮掖脩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
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輿
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慢君臣

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繇進善而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帝孱昏狃左右不能有所省納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皆用貞觀故事貞觀時以魏徵虞世南顔師古為監以孔穎達為祭酒如普思等方伎猥下安足繼蹤前烈臣恐物議謂陛

下官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從時武三思以遷太后
衛恚慮不利諸武而韋后雅爲帝寵畏且三思與烝亂
由是朋譏竒中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
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錫金銀錦繡皆以鐵券恕十
死令朝朔望尋出爲洺州刺史改濠州王同晈謀誅三
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軍鄭愔
上變乃貶彥範瀧州司馬敬暉崖州司馬袁恕已竇州
司馬崔玄暐白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悉奪勳封三

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
殆彥範輩爲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鞫狀物色其人承
嘉即奏彥範暉柬之恕已玄暐暴訕搖變内託廢后而
實危君人臣無將當伏誅詔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
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爲讎家誣衊請遣御史按實
卿裴談請即誅斬家籍没帝業嘗許以不死遂流瀼州
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擢承嘉金紫光
祿大夫襄武郡公后又賜綵五百段錦被一進談刑部

尚書而貶朝隱三思又諷節愍太子請夷彥範等三族帝不從三思慮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逢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四睿宗即位彥範等並追復官爵賜實封二百户還其子孫謚曰忠烈開元六年詔與暉玄暐柬之恕已勤勞王家皆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彥範為司徒暉太尉玄暐太子太師柬之司徒恕已太子太傅彥範工屬文然不甚喜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略居

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色辨爭愈切誅二張也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洛州長史薛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會日暮事遽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爾留為天子籍手季昶嘆曰吾無死所矣俄而三思竊入宮因韋后反盜朝權同功者歎曰死我者桓君也彥範亦曰主上昔為英王故吾留武氏使自誅定今大事已去得非天乎初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並立義先國家可也御史李

福業者嘗與彥範謀及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時監察御史盧襲秀亦坐與桓敬善為冉祖雍所按不屈或報曰南使至桓敬已死襲秀泫然祖雍怒曰彥範等負國君乃流涕且君下獄諸弟皆縱酒無憂色何耶對曰我何負哉正坐與彥範善耳今盡殺諸弟則已如獨殺襲秀恐公不得高枕而瞑祖雍色動握

其手曰當活公遂得不坐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
察非掾秦王器之嘗引與議建成事方慶辭曰母老矣
匄身歸養王不逼也貞觀中為槀城令彦範弟玄範官
至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薛季昶者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擢監察御
史以累左遷平遥尉復拜御史屢按獄如旨擢給事中
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妄言賊行有蛇虎
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為河北道按察使季昶馳至軍

斬味虛以聞威震北方豪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為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然後布恩信甄表善良或傳季昶曩為味虛答辱故深文報怨自給事中數月為御史中丞坐事左遷久乃入為雍州長史遷文昌左丞為洛州長史預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五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昭州首領周慶立廣州司馬光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歎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浴仰藥死葬昭州睿宗立詔贈左御史

大夫同彦範等賜一子官季昶剛烈然喜入先語以為實後雖有辨理不能得也而敦愛故舊禮有名士其長可蓋所缺云

楊元琰者字温號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及長秀眉美鬚髯崇肩博顒居父喪七日不食服除補梓州參軍平棘令課第一御史府表其政璽書褒厲再擢永寧軍副使忤用事者免載初中為安南副都護三徙為荆府長

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為荆州共乘艫江中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江上之言君豈忘之今可以勉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公實封戶五百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為武三思所構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尚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元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

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又上官封願追寵其親帝哀憐贈越州都督長史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不聽四遷刑部尚書封魏國公徙太子賔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為拜俄致仕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謚曰忠生平無留蓄中外食其家常數十人臨終敕諸子薄葬

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為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一授蒲州法曹參軍判入異等遷監察

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仲昌資長于吏常分父邑租振宗黨御身以約善與人交士樂從之游云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爲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段長安二年授中臺

右丞以誅二張功加金紫光祿大夫為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户進封齊國暉表請諸武王者宜悉降爵繇是皆為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薛季昶請收諸武暉亦苦諫不從三思濁亂暉每椎坐悵恨彈指流血尋及貶又放瓊州為周利貞所害睿宗時追復官爵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本名曅武后時有所避改焉少以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舉明經為高陵主簿

居父喪盡禮廬有燕吏巢共乳母廬有賢操常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貲貨盈衍惡也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来必出于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為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玄暐所守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後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為天官侍郎當公介然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

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耳卿為朕還遵舊官乃復拜天官侍郎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為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頗助璟及有司正昌宗罪而玄暐弟昪為司刑少卿執論大辟凡弟守正如此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

出入禁闥后慰納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后

遷上陽宫顧玄暐曰諸臣進皆因人而玄暐我所擢何

至是對曰此正所以報陛下也俄拜博陵郡王罷政事

册其妻爲妃賜實封五百户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知都督事會貶又流古州道病卒年六十九謚曰文獻

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貧寓郊墅羣從皆自

遠會食無它爨與昇尤友愛族人貧孤者撫養教勵後

雖秉權而子弟仕進不使踰常資當時稱重少頗屬辭

晩以非已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子璩亦有文開元二年詔玄暐柬之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姦臣忌焉謫歿荒海流落變遷感激忠義宜以玄暐子璩柬之孫𤇆並為朝散大夫璩終禮部侍郎璩子渙

渙博綜經術長論議十歲居父喪毀辟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還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試㝡尊銘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楊國忠惡不附已出為巴西太守

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謗吾不忍為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為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淡自處時望尤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槃結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

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為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焉得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乂載為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内耳目而怙權樹黨毁法為通鬻恩為怨附下茍容乃幽國畀主術臣所未喻帝黙然會渙兼税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為使料上直為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清擿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

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
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
後為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
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
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
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
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
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来帝曰知縱者

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僚屬而已自兵興内外官冗濫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據闕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敘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敘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為大禮使歲旱用屈縱撙裁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為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

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儲餼取於民縱始令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絶胥史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閈人甚宜之入為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初渙為元載所抑縱訖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詬然率妻子候顔色承養不懈時以為難孫碣

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

散騎常侍再為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龎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名善數而内悦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為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賕姦一日

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都民相語歌舞于
道徙陜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
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
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
狄女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

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内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

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
肝腦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
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
蘭津度蘭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
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
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
千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

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夷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遣成朋黨折支謟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爲恥提挈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蒱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者户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

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閒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至此今刼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姚

州隸舊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使不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便疏奏不納俄為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

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户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

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
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所憂憤卒年八十二
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
傅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子愿漪愿仕至襄州刺
史漪以著作佐郎侍父襄陽恃其家立功簡接鄉人鄉
人怨之初易之等誅後中宗猶監國告武氏廟而天久
陰不霽侍御史崔渾奏陛下復國當正唐家位號稱天
下心奈何尚告武氏廟請毀之復唐宗廟帝嘉納是日

詔書下雰翳澄駿咸以為天人之應
袁恕已滄州東光人仕累司刑少卿知相王府司馬與
誅二張又從相王統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
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郡公實封五
百户將作少匠楊務廉者以工巧進恕已恐其復啟游
娯侈麗之漸言於中宗曰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謨不聞
而專事營構以媚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授陵州刺史
未幾拜中書令特進南陽郡王罷政事例及貶又流環

州為周利貞所逼恕已素餌黄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憤懑抔土以食爪甲盡不能絶乃擊殺之謚曰貞烈

孫高

高字公顒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刺史復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痏朝廷不寘以法才示貶黜今還

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恱命舍人作詔詔出高軌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羣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雨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内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問外廷并敕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畀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

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
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勁挺自是
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貞元二年帝以大盜後關輔百
姓貧田多荒茀詔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勸課量地給
牛不滿五十畝不給高以為聖心所憂乃在窮乏今田
不及五十畝即是窮人請兩户共給一牛從之卒年六
十中外悵惜憲宗時李吉甫言其忠謇特贈禮部尚書
文宗開成三年又詔𤣥暐曾孫郢為監察御史暐曾孫

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已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謩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秩以官唯彥範後無聞云

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王不盡誅諸武使天子籍以為威何其淺耶釁牙一啟為豔后豎兒所乘劫持戮辱若放豚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唐書卷一百二十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敬暉傳絳州平陽人○舊書絳州太平人考地理志絳州領縣有太平無平陽當從舊書

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舊書作長安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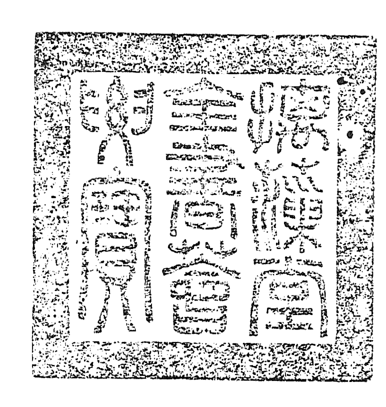
崔玄暐傳賜實封五百户○舊書作四百户

袁恕己孫高坐累貶韶州刺史○舊書失旨貶韶州長史

唐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謹案卷一百十九第十二頁前二行不狃于役刋

本狃訛忸今攺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舉人臣嚴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六十一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劉鍾崔二王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歷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彦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彦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

計後且噬臍不從旣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厭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

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繄幽求是賴厥庸
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
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
子孫孫傳國無絶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
元年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幽求
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而竇懐貞為左僕
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巳而湜等附太平
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説玄

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
太上不得髙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
而暐漏言於侍御史鄧光賔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
求等屬吏劾奏以疏間親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幽
求於封州暐於峰州光賔於繡州明年太平公主誅即
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
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懐慎等

奏言幽求輕肆不恭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
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郴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
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曰文獻六年詔與蘇瓌配享睿宗
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
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為苑總
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
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

與劉幽求等旣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為彭州刺史𤣥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為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杲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懐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溫州别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巳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埀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

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陜州刺史宗楚客妻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兵

部侍郎宴内殿酒酣起為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曄私謁臨淄王以自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紓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授黄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戸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罷政事為婺州長史歷揚汴兖三州刺史由荆州長史入奏計因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宫府討有罪臣

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驚太
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順顔色天子之孝惟安
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
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驚帝納之及討
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
會帝誕日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
書獻之借以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
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

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賛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懐其恵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再贈荆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絶人而敏于事能乘機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寛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字子駿少孤

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為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言廄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芻調授荆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安平縣侯坐贓為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為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為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

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謚曰襄

王琚懐州河内人少孤敏悟有才畧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為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㑹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為即與周璟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頼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為太子間游獵韋

杜問息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
廬乃蕭然窶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
每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暐為銅鞮
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
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暐第其後生子瑛
者也太子已平内難召暐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李令
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
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

諸暨縣主簿過謁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殺逆天下動揺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

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討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祕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暐謀先事誅之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

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諠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事平琚進戸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戸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戸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戸二百於是

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皿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閤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賚接足羣臣不能無望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勳

至天寶時為舊臣性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闔門三百口既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酣豪飲詭樗博藏鉤為樂每從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賔客女伎馳弋凡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省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落為慊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為

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
職令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内切齒吾恐汝
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
保太平之誅張暐名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户三
百進京兆尹入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
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
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李良弟
晤仕皆清近暐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驛

就道子弟車馬騈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儗居處尊顯
天保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
軍李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没為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
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為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
侍左右而毛仲為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
箙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
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

嵩為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
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
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
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
將軍王為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
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
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
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蹔不見悒悒

若有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為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總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伷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為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廏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樵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娩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蒔蒿麥苜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僰僮千口為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

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既滿不能無驕遂求為兵部尚書帝不悦毛仲鞅鞅又與葛福順為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為姦毛仲侍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迕意即侮辱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

上所賜皆有國色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為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瀼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為别駕員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

地緣坐數十人有詔謚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禄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為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禄山反謀誅楊國

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内玄禮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乎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唐書卷一百二十一